

石揮著

大鬧天宮

春秋文庫

第一輯之三



· 錄 目

4.	3.	2.	1.
演 技 教 練	一 個 演 員 的 手 冊	舞 台 語	天 崖 海 角 篇
(一八九)	(七五)	(四五)	(一)

天涯海角篇

篇序

是深夜，有一點鬼聞，店家都上了門，馬路上說不出是黑還是亮，由靜安寺路走回辣斐德路——所謂我的家。

人，每個人，無論是什麼人不都應該有個家嗎？家，是個莫明其妙的解釋，一個亭子間是個家，一層公寓也是個家。一小所，一大所，十所，二十所也同樣是個家。父母雙全的稱做家，一無所有的也叫家，路逢友人，都問「你到那兒去？」答曰：「回家」，這個家任它是在天之涯，海之角，總歸是自己的家。憑着蠶人的夜風，頂着不大的小雨，洋房大廈一座座在眼前閃過，我也回到了我的家——一間不大不小，凍不死也熱不死的亭子間。

三年前的「亭子間的夢幻者」，今天已是「醒來人」了。所謂亭子間實在不是個亭子，四周更沒有樹木花草。好像是傳統的規矩，它應該受灶披間的氣——煙氣，薰上十年八年之後，這個可憐的小亭子竟成了個裏白外黑的南洋雜種了。

四面靜靜地沒有一點聲息，推開窗戶，大上是陰沉沉的，陰得有點可怕，這個天會變，有時晴朗可愛，有時面目可憎，時風時雨，人們却都順從地在活着，就沒有人猜得出晴天怎麼會來個霹靂，但是霹靂來了也就來了；大米貴了，貴了就貴了；煤又漲了，漲了就漲了，這經年的巨變，倒磨得人們有些麻木起來，誰也不把這些放在心上，順從，順從，第三個還是順從！

天時變換，風高深寒，而人心險惡，更難以捉摸，這個時候不吃人，什麼時候吃人？打家劫舍，固是司空見慣，明搶暗奪也是豪強者的份內職責，吃呀，打呀，連搶帶奪，殺聲成了一片。任憑人們哭號求救，儘管屍橫里弄，生者無言，死者無語。現在是夜靜了，人們都休息去了，各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，不管是華麗還是破落！

靜，太靜了，靜得有點可怕，連咳嗽都不敢有聲音，它會使得你無言。我覺得靜得不足形容這時候的情景，莫若說是「死」，倒來得激透。一時想到死；但在眼前還是活，沒有死過的人是不會知道死的快樂在那兒，同時，也只有活著的人才明白活著是多麼痛苦！

腦子裏充滿了矛盾，不解與傷感，自言自語地說，莫明其妙地笑。等到離開了窗子，回到書桌上坐下來，這才感到疲倦，桌子上放著一本書，翻過來才知道是「唐·吉訶德傳」，不由得一笑。吉訶德先生呵！現在你不時髦了，人們不會理你的那套鬼話，提著你的長矛，騎上那匹瘦馬，和你的夥伴另找個地方做夢去吧！

一時感觸頗多，往事更使我迷惘，擬憑記憶，爲文記之，無題，遂以「天涯海角篇」名之。

戀之恨

是七年前。

在北平西城的一條胡同裏，朝北的一座綠色小樓上，幾個志同道合的朋友在爲戲劇藝術而揮汗，艱難。排練，上演，曾爲古城劇運發過光，但也因此而結下許多恩怨，在痛哭流涕下大家終於分散。就在這個時期裏，每當夕陽將盡的時候，不知是何處傳來的歌聲，動聽，香甜，還有點使人迷離。這是個女孩子的聲音，雖然沒有經過什麼訓練，但聽上去，竟是如此的動人心絃，我在想，我應該

愛她，愛這個歌唱的女仙，我又在想，一個女孩子，唱得好，一定長得好，長得好一定心地也好，絕不會是美其面而狠其心，固然這種想念太簡單，簡單得像是「兒童戀愛心理」，但我不管，當即引吭高歌以和之，用來做個試探。

接着是一段不短的沉寂時間，我想大皆是女仙生了氣，也許她在暗地裏咒詛着：「這是誰家的孩子，惡作劇的，擾了我的悠閑！」可是這跟我所期待的正相反，忽然聽見一聲：「收拾起你痛苦的聲音，獻出你赤子的心情。」原來，這聲音就起在隔壁的一家醫院，我欣喜若狂，接以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」，女仙呢？竟用她最迷人的聲音唱着「幼吾幼以及人之幼」，如此一唱一和，在「浩浩江水，白雲悠悠」合唱下，大家靜默下來，誰都出一點聲息，這一天就這樣過去了。

心中有了這個不可告人的奇遇，頓時覺得生活也有了興趣，就這樣一天又一天，你一句我一句地唱了不少時候，雙方的情感好像也漸漸的增厚起來，晨則用唱歌以起床，晚則更少不了一唱而眠，這樣的相戀，完全產生自想像，因為誰也沒有見過誰是個什麼模樣。

忽然有一天唱歌失去了夥伴，任憑我苦苦地歌唱也引不起女仙的什麼反響，糟了！這是什麼緣故？是不高興了嗎？不會，昨天還興高采烈地對唱，我坐立不定，飲食不安，竟這樣一連十多天，消息杳然。

從此好像是失了戀。

天下真有猜不透的怪事，女仙竟獨自出走到了天津，天津是我的故鄉，這是一個天津的朋友告訴我的，並且還得到了她的通信處。她不知爲了什麼，竟做了家庭的叛徒。

大膽究竟有好處，我撰詩一首寄給她——我的隔牆的歌侶，夢中的女仙。在一個下大雨的夜晚，我收到了她的短簡，於是我們開始了魚雁往還，這樣子大概有半年，可是，我們還是沒有見過面！

環境太惡劣了，於是決定來申，先日寫快函給她，囑她在次日十一時五十分在天津車站相見。是晨，酒淚別古城，心底一片淒涼，太有「何日歸來」之感！車到了天津，心裏頓覺緊張，車進了站，停住了，下了車便找人。說也有趣，沒有見過面的人又怎麼能找得到呢？我想，「有一個女人正在找一個沒有見過面的男人，那就是我要找的人。」果然，眼前就有這麼一個姑娘，瘦長，挺憔悴，沒施脂粉，幽靜得像一支蘭花，但好像經過疾風狂雨的摧殘，精神上有些頹唐，但非常好看，手裏拿着一個小紙包，用另一隻手伸向我，我也伸向她，握了手，又分了手，相對着沒有話。我看着她，她看着我，良久，終於她開口說：「想不到你會這樣快就走，竟沒有時間允許我考慮去留。」我說：「青山不改，綠水長流，他年相遇，後會有期。」她說：「這是我像片，留給你做個紀念。」我說：「我是個窮光蛋，隻身走他鄉，只有把這顆看不見的心贈給你為念。」

十分鐘，就僅僅的十分鐘，機頭怒吼一聲，帶了我去長征萬里，她說：「你為什麼不留給我一兩句話呢？」我說：「姑娘呵！今天是我們第一次的相見，但我不願這就是我們最後的一面。」她笑了，說：「當然，當然。」

車一溜烟地走着，穿過山，踏過水，是八月十一日的夜晚，來到這十里洋場的上海灘。

一切都顯得刺激，更沒有一點不透着新鮮，天還是那塊天，可是已經另換了一個人間，人們成羣結隊，擁擠熙熙，不停的轉，使我嚇一嚇的是那一行像侍候調的軍隊似的神女，個個油頭粉面，麗列在馬路的兩邊，任人去挑選。

置身異地，一切都該從頭做起，爲了拿演戲做職業，遂正式下海賣藝，決定埋頭苦幹，不停地排，日以繼夜地演，寒暑無間，這裏的最大戰鬥力量還是得自我的隔牆歌侶。

通信，幾乎是每日一封，不是航空就是快，各吐心願，共誓白首，誰能比我更幸福，因為我的

生將有我的女仙來陪伴。

一個冬天，接到了一封不熟識的信，直呼我姓名說：「她已經在上週因病逝世！」好像有一個什麼東西在我眼前一閃，我渾身不自主地抖了起來，手裏的信竟被揉成了碎片！屋外的寒風正刮得起勁，劇場外面括倒了一塊寫着「客滿」的牌子，滿院子的觀衆在鼓掌，叫好，一陣陣激烈的對話，跑上跑下，穿着軍裝的演員，都興高彩烈地在演，我好像是不屬於這個集團，看別人跳呀，唱呀，自己則一切茫然，忽然有人跑上來一把抓起我說：「快上場呀！」這一下却把我驚醒了，上了台，不知自己說了些什麼，表演了些什麼，莫明其妙地上去，也莫明其妙的下來，戲散了，觀衆去了，演員們也都回去了，祇剩下我一個人慢慢地踱出戲院。

我想哭，但街上跑來跑去的都是人，哭不得，回到了家。——那時候我是寄住在別人的家裏，怕人忌諱，又哭不得，在台上演戲的時候不能哭，在化妝間裏更不能哭，只有在沒有戲的時候，獨自爬在化妝台上飲泣感傷，我聽得見旁邊的同事在互相議論，但我可向誰訴說不幸？

時間是最偉大的東西，只有時間才是我真正的拯救者，時間過得越長，這件事也就漸漸地淡忘了，我便這樣以年、月、日來醫治心頭的創傷。

我再也不相信這是真的，一天，忽然接到了一封非常熟悉的信，這是女仙寄來的，她沒有死，還活在人間，她說：「母親反對我們的友誼，對於我的終身大事，家里已有辦法，但我掙扎，反抗，現在爲了你，我又走出了家庭，尋我的新生命，望你努力，重新燃起我們過往的友情！」

事情發展得有些使人難以置信，我狂喜，不再無病呻吟。長信，短簡，接連寄往天津，死灰復燃，該多值得慶幸！

信是由她的一個同學轉遞的。

這樣又是半年，我決意向她求婚，文曰：「姑娘啊？你願意和我伴在一起嗎？就像所謂的夫妻似的那樣？我沒有金，也沒有銀，只有一顆赤裸的心，用我們對生之信念去創造我們的新生活，兩個人的力量總比一個人有勁，此後天涯海角，都將佈滿了我們兩個人的四隻足印。」

回信來了：「可愛的孩子呀！對你的要求我沒有辦法不答應，我將是你的最忠誠最長久的友伴，在你的一生。」

於是我寫信給北平的一個朋友，把他介紹給她，再由他把她介紹給我弟弟，由弟弟再介紹給我母親。母親很喜歡，她也喜歡，她的母親，我的母親也見了面。母親終是整子女的，也就答應下來，婚書也寫好。她快函告我不久即動身南來，委託友人代辦旅行手續，自己租房子，弄傢具，替她買了一件睡衣，一雙拖鞋，逢人便說：「我的妻將來矣！」最後，她來信說：「手續在辦，辦妥即行，當拍電報相告，屆時車站相見可也。」

心裏一痛快，走路也顯着怪，心裏老在說：「從此有妻矣！不再落得光棍一世。」按不住心裏的高興，沒什麼道理就嘖嘖笑出來，路人皆側目相看，其實這有什麼可笑？高興是人的特權，誰敢來管，在馬路上哭不出，但笑得出來，大概是因為笑比哭好看。

把我準備成婚的事一連地報告給她，徵求她的意見，房子啦，衣服啦，種種地有了個計算。

奇怪，再沒有比這更奇怪的，何以一連兩個月，不但沒有接到她電報，就連一封短信也沒有看見。

鬼事沒有出過事件，信的往返也不會有什麼不便，何以二個月——這麼長的時間，就接不到她的信，我猜疑，不解，可是我始終樂觀，也許她的同學搬了家，借沒人代轉，可是她儘可以寫給我呀！終於寫了另一封信，直接寄到她的家。

回信來了，它無疑是一把利劍，直刺我心田，我不相信這是真的，但事實在眼前：

「來信收到了，奇怪，爲什麼還許久沒有你的消息，在本聽人說，你已經有了戀人，我不來打擾你，但告訴你，當你接到我這封信的時候，我已經是另一個人的未婚妻，請忘了我吧，可憐的擇！」

「姑娘阿，請聽我說，我從沒有對你斷過消息，不信請到你的同學家裏查查去，我再沒有戀人，除了你，除了你，可，可你爲什麼竟做了另一個人的未婚妻？我不懂，簡直不懂，我爲你已經預備了一間房，一張床，有拖鞋，有睡衣，還有應用的一些傢具，可是這真是從何說起？」

「可憐孩子呀！同學已搬了家，所以失去了連絡，但不要悲傷，人生本遊戲，世界是大的，朋友是多的，至於你——右揮只不過是我選擇的對象之一！」

「這太使我難過了。二年多的相戀，想不到會有今天，你有那樣好看的臉，而你的心竟是這樣的凶殘，但，你究竟是我的戀人，你可以和別人結婚，只要你情願，不過，請看在過往隔牆對唱的緣份上，在你稍有空閑的時候，寄給我一些安慰，我就滿足了。將爲你的前途祈禱不斷。」

「在今天，我已經有了丈夫，我應該愛我的丈夫，你是什麼人，敢來分我丈夫的愛，從此一刀兩斷！我不允許你再有什麼無聊的麻煩，我討厭你這個窮光蛋！」

窗外忽然有幾個雨點，直向我臉上飛來，我還疑心是我額頭上出的汗，擦去了，站起來，倒在床上，呼出一口氣，過分疲憊才體味到休息的香甜，關上了燈，閉上眼，想到七年前的夢中女仙，現在已做了三個孩子的母親了，她染上了一身惡症，被遺棄後，已經遠走海角天邊，一點信息都沒有，叫我也無從相探：

沉沉地睡去了，

睡，休食戀，

爲了生存，

還得準備更大的奮鬥，

因爲過了今晚，

還有明天！

憶往昔（其一）

孤獨，好像是我的不得已的嗜好，環境與生活形成了我這樣一種習性，月以繼日，年更一年，屈指亦不計有幾許寒暑了。但，孤獨畢竟是可愛的，它之有益於我甚過一切，它是動後的『段休憩』，動前的一段準備，它使得你靜，容得你想，更推你退一步看看自己，也看看別人，那時候，可以居高臨下，可以從旁靜觀，可以明白你所不明白的，還有什麼比這更值得留戀珍惜的呢？因此，它成了我的嗜好，我喜愛它——孤獨。

無論是獨步街頭，或是咖啡室小坐，任憑是什麼所在，都會觸起我過往生活的夢影，奇怪的是若

千年前的人與物，在我的回憶中，從不模糊，即使是很片碎的一段，也從不會過過我的記憶，任它消失歸還，不管這回憶是甜還是苦。

回憶總是有味兒的。

我想起了北平，一座古老的文化城。

北平，如鳥離開了她而不生懷念，總該是件罪過吧！固然，她太使人偏愛了，但誰不留戀在生活上刻劃過的符號呢？廿餘年的逗留，她夠我回憶的太多了。這座被人譽為最美麗的花園城，她所加於我的，却是我生活中最凄苦的一段，我長於斯鄉，而依戀斯上，在我的記憶中，她總是新鮮可愛的。

燕地毗鄰塞北，夏燥而冬酷，塞上寒風直襲斯地，在寒季，北平自成一座冰城，白雪遍地，一望無盡。在夏天，沙漠熱氣悶燥迫人，幸有林蔭足供躲暑，南人初臨其地，頗多風寒侵衣枕，霜凍怯農妝之感，然而春之北平與秋之故都却是兩個絕好的季節，丁香滿院，楊柳繞廊，人皆稱北平為第二故鄉，非無故也。街頭的小吃，紫禁的琉璃瓦，手搖蒲扇，賞鳥河畔，二三老人，呷臨井香片，共話長日，都堪入畫。傳統的悠閒習性，歷代的宏偉建築，形成了一片瀟灑平和氣象，人們都靜靜地渡着滿足的守舊生活，就這樣一代一代的過下去，一直到今天！

宅門兒不論大小，都自成一座花園，架枝桃，金魚池和滿牆的爬山虎，是院子裏必有的，不論是窮是富，皆然。他們都有自己的一個世界，也都有自己席棚下的一塊天。

吃是一般人愛好的，但在北平就得說是特殊了。一年四季，應時小吃，滿漢細點，無不精美，坐火車到前門，在公堂街上可以聞到五香醬牛肉的香味，有意又無意地使你聞得見而抓不着，還是「月

盛齋」的名品。糖堆兒，愛窩窩，豌豆黃兒，酪兒，切線，煮白薯的甜鍋底兒，豆汁兒，甚還是芝蔴醬燒餅，也無一不使遠在千里外的故人時時懷念，垂涎。更可回憶者，就是街頭小販的吆喝，自有一種情調。「北平的老太太」是一種典型的可愛人物，她們便靠著這些不販的吆喝，來提醒她們現在是什麼季節了？是否該為孩子們準備點寒衣？「愛窩窩好餛飩兒呀！」叫開了春，「冰激凌雪花兒糖，又甜又涼又好喝！」「西瓜拉大塊兒咧！」這是夏天棚底下午睡後的一般的食物。什麼時候聽見吆喝「甜葡萄囉囉，大馬嘰察兒囉——」這是秋聲的前奏，人們都該準備著收拾起夏天的衣服，再整理秋冬該用的衣物了。等到「芝蔴餅兒松枝兒來」，「買糖簾子兒來」，這已是花糕吃蘿蔔歲會，雞鴨破曉又一年了。再去街頭買那年首初春的「愛窩窩好餛飩兒呀！」北平該是多麼使人留戀的去處！在北平不覺得北平好，離開了她才知道別的地方的糟。

我是住在北平的東城。

記得是在一年的冬天。

父親由天津回來了，奇怪，將近三年沒有見面，我好像對他喪失了感情，他在裏面屋裏和母親弟弟談得很親密，我就一直沒有走進去，同時也沒有想著我應該進去，祇在堂屋裏來踱去，還是母親覺得我不應該，好幾次出來拉我進去和父親說話。母親說：「過去的就過去了吧，三年才見一面，不要讓他難過不快的離去。」可是我還是沒有進去，我覺得我是屬於母親和自己的，這些年的長成完全是母親吃苦和自己的努力，雖然是短短的三年，但這裏却有着不少的辛酸與甘甜，現在想起來，真是個夢。

三年前的十年。

像是受了傷的兵，又像是將出獄的罪犯，投筆從戎遭到了失敗，這個打擊使我心中充滿了怨恨。我流落在長江下游的一個城鎮，從宿舍窗口望出去的廣大操場上，同來的人已經在變着訓練，將爲國之平城，個個都滿足了心願，唯有我們這座樓是被淘汰了，集中在一起，等候着火車送回北邊。自己覺得前途渺茫極了，再看看別人也都個個心灰意懶，我不想回北邊，心裏計算着怎樣開始單槍匹馬打天下，創造自己的將來，於是寫了一封信給母親：

娘：

當你接到這封信的時候，我已經不知道去到什麼地方去了。請原諒我去自創天下吧，他日有成，自當錦衣而返，如遭流落，也就任我去地角天邊，你還有四個兒子。他們會使你快樂的。

明天就要動身了，落選的同學們都無精打彩地收拾行裝，我却計劃着怎樣在出大門的時候逃掉，越過那條小河，不遠就是一家小客棧，店主曾與之有一飯之緣，看在老鄉的面上，他不會把我送進當去的，然後，我再設法乘車到上海，去謀發展。我在心裏就這樣一步一步地計劃着，精神非常痛快，好像重新獲得了生命。再推開窗，看那廣場上受訓的行列，反覺他們是愚蠢可憐，終然，肩膀上有人重重地拍了我一下，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我的大哥！

他並不看着我，眼睛向着窗子外邊發呆，很低聲地說：

「我接到這一封信，要我送你回去。」

這使我不能相信是真的，哥哥怎麼會這樣快就接到了母親的信？……

「把眼光放得遠一點，目前的失敗正對你是個絕好的批評，回去，回到娘那裏去，想孩子念書，

準備替來年再考。」

我不能不哭了，對着哥哥，眼淚流了下來，但哥哥依舊看着窗外，又說：

「你看，這麼好的天氣，這麼大的宇宙，什麼理由使你丟下了母親去捱而走險？母親爲我們的犧牲是太大了，我們就是她的希望，你一去，對母親無疑是個致命傷，如果你忍心這樣做——」

「我回去，回去，一定回去！」我實在忍不住了，「明天我在這裏等你。」

哥哥拍了拍我的肩膀，說：

「這樣明天我就用不着再來了。我相信你一個人就可以回去的。我相信你，就像相信我的弟弟一樣，我馬上發信給娘，她會在接到信就睜着眼睛等你回來，願你努力，再見在來年吧！」

送哥哥出大門，一直看他的影子消失在路的盡頭，我真感激他，同時也驕傲自己有一個好哥哥，那條小河，就是我預備逃過的小河，望着那小客棧，默道一聲珍重了老鄉！抬頭西看，已是日落黃昏矣。

睡在鐵皮車裏，四週都是馬糞臭難聞，大家用手或是帽子打掃了一番，各人找到了安身之地，白天每日晒透了鐵皮，身子碰上去熱的叫起來，夜晚鐵皮冰涼，又使人睡不着。水成了唯一的好友，一到站，大家都拚命去找水，有時在小站停下來求水不得，大家都弄得目瞪口呆。這使人建想到山頭孤軍被圍斷水的景象，每個人都愁容滿面，哭笑不得。這樣繼續了五日夜的苦行，才到達了北平。

母親見了我，說不出是驚還是喜，只說了一聲：「你怎麼弄成這個樣子了？渾孩子，屋裏有衣服，快去換換吧。」

真的，我一直沒有看看這五天的跋涉把自己弄成了個什麼樣子，走遠風去，抬頭就是一面鏡子，我怔住了，從來沒有看見過的一個人，立在鏡子裏，長長的頭髮，渾身是土，白襯衫變成了灰破布，

滴臉的泥，這就是我？

看着母親爲我焦慮的臉，出來進去，爲我收拾衣服，弄吃食，毫無抱怨的忙來忙去，看得出她心裏在高興，她一點也不責罵我，直到夜晚才說：「傻孩子，你怎麼想起來不回家？我有一天夢見你，只穿著一條小褲又坐在草地上發怔。我說這深夜爲什麼不穿點衣服？怕不又要受寒？你連理都不理我，醒來原來是個夢，你怎麼會想起了這個念頭，一路上太累了，先去睡吧。」

夏夜長眠醒來時，已近正午，街頭高叫「冰激凌來雪花兒落，又甜又涼又好喝」，母親已經爲我預備下了午飯。天還是那塊天，但生命好像是新鮮了許多，母親的笑臉更增加我的慚愧，不由得躺在她的身邊，任她撫慰我弱小的心田，那年我是廿一歲。

又一年，

我找到了工作，

是在一家牙科醫院，

做學徒，月薪國幣大洋一元五角正。

這又有什麼法子呢？在我沒有能力負擔母親的生活以前，至少我不能叫母親來負擔我。母親太偉大可愛了，爲了她，我情願，於是拿着招生的報紙，扣門見了院長。他只叫我的一隻大玻璃瓶搬到化驗室去，就算是取上了。出來打了鋪保，次日上午九時便帶着行李搬進醫院，開始了學徒生活。我才知道院長原來是個高麗人。

學徒是否賤業？我不知道。但是院長出門要我去叫車，公子千金哭了，要我去抱哄，院長出診，我拿皮包挾大衣，類似馬弁又像跟包，弄得自己也莫名其妙。穿上一件白大褂，身上有些藥水味兒，

就是這樣一個東西，高不高低不低的，不知是個什麼階級。有時也想：不要小看了我，我也是名官之後，書香門第，受過高等教育，誰知來日誰是個什麼，但燒飯的大師傅才不管你是誰，他扯直了嗓子罵：「老石，給院長開飯哪」，我就得收拾起一切，唯大師傅的命是從了。

早晨由七時起，工作到晚上十點鐘，院長說我能幹，特別倚重我，於是掃院子，擦玻璃，清潔和消毒病院裏一切用具，伺候院長，夫人，公子，千金的早午晚三餐，負責掛號，引領病人，做院長的下手，托着盤子，準備着許多的傢伙，刀叉之類，還要同時用一隻腳去踏着磨牙的圓轉機，給院長讀報及叙說當日的新聞，給公子把尿，逗千金嬉笑，一天工作完了，在夜晚，院長全家出去看戲，我還得等門到深夜十二時半。

我現在一想起來，就覺得好笑，那位高麗人的算盤打得也太精了，像這樣一位僱傭人又像學生似的廉價傭工是最上算不過了。月薪一元五角，管你二頓飯，難以下口的米，不知道是從那裏弄來的。最使我難忘的是麻豆腐香油拌豆芽兒菜，要怎麼沒味兒有怎麼沒味兒，我天生是個饞嘴，這對我是最大的刑罰，一天兩次又吃不飽，在沒有事的時候，還要給院長夫婦勸架，太太說老爺弄了個中國外家，老爺說太太也有妍頭，太太急了就哭，老爺急了摔東西，我只好勸勸架，收拾收拾東西。這樣沒有一個月，我辭差而去，院長對我還意思了一番，現在想起來只不過是一場戲。

憶往昔（其二）

「試拂鐵衣如雪色，聊持寶劍動星文，願得燕弓射大將，恥令越甲鳴晉君，莫嫌舊日雲中守，猶堪一戰立功勳。」

魏尚老將軍少年殺匈奴，威鎮四方，年老時尚拂鐵衣，持寶劍與賊一拚，此輩武人總有一些「不

甘如此」的念頭在心裏永生着。

人，最好是沒有血性，沒有羞恥，更不知「自強」與「上進」是什麼東西，就這樣糊裏糊塗過一輩子，也不會有什麼痛苦，任憑人家來壓迫來欺侮，都覺得無所謂，這種人是幸福的，但，不甘於受人壓迫欺侮的人就不然了，他不能忍受這些，他要活得像個人，於是，他反抗，奮鬥，想自己站起來，只有一條路——拚！

這個年頭兒是個拚的年頭兒，你不拚，人家拚，但拚不是件簡單的事情，要吃苦，忍耐，咬牙，甚至於流血，不依靠人的人，他的身體要結實，他決不像甘爲奴僕者那樣任人呼喚使用，於是，在這廣大的宇宙間，我們可以到處看見多少人是成功了一己的事業，多少人甘爲人附庸，多少人成了俎上肉，又有多少人變成了金絲雀，關在精緻的籠中。

十六歲那年的冬天，開始了我的新的人生。離開了最疼愛我的母親，走上生之長征，在茫茫人海中，我是個孤伶者，我想像不出母親該對我怎樣地懷念，心疼，但，我不願坐食不是自己賺來的飯，終於離開了家。我驕傲當時的優勁，就憑着這股優勁在國家命脈綫——鐵路上做了一個一般人認爲賤役的車懂，也就因爲這個，我曾到過塞北，齊東，和蘇武到過的洮南野城！

老虎要吃人，你可以看得出來，牠張牙舞爪，瞪着眼睛，一直奔上來，你知道牠的來意不善，可以想方法與之抗爭。人要吃人就不然了，人含笑着，就把你吃了，吃完了，你還不知道這個吃你的人吃了你，多可怕，多殘忍。短短幾年功夫，我看到的慘事太多太多了，人類隨着文明的進步，一切有形的都變成了無形的了。在人對人自然的流露中夾雜着多少殘害毒辣，而這些並不爲人所承認是錯的，尤其使人痛心的是，世界上被人稱頌着的功績與偉業，十有九都是目不忍睹的慘事，相反的人們並不覺得是慘，說這就是今世的文明。